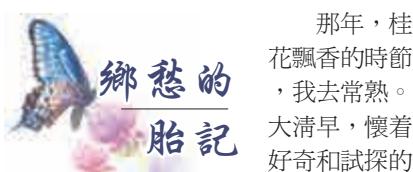


## 葦油麵

任林舉



那年，桂花飄香的時節，我去常熟。大清早，懷着好奇和試探的心情去吃一碗「葦油麵」。

麵端上來，細看，竟然是「清湯寡水」的一碗。一絡兒細細的龍鬚掛麵，幾朵黑色的木耳，一碗空湯，上浮些許油花……典型的江南「style」。但內心片刻猶豫之後，終究還是從衆、隨緣了。

沒想到，那碗麵卻在平淡中潛藏着一陣令人讚嘆的異香，口味不同凡響。驚嘆之餘，卻一時參不透其中玄機。想必，就是那常人都熟悉的「葦」，在碗底或鍋底發揮了功效吧！

葦，這種生長在南方樹林裏的野生小菌，通常，稱之為「菇」或「蘑」。在我的認知體系裏，這是一個生僻字，需要借助字典才能查到其正確發音。據說，葦有兩類，一類有異香，一類有劇毒，這就如我們通常所熟悉的愛情一樣，骨子裏的極致決定了它的本「性」，非神即魔。

江南的飲食一向清淡。但清淡的好處並不在清淡本身，而在於長期清淡所成就的敏銳味覺。那是一種能力。可以在無味中捕捉到來自食物的真味和美味；也可以領會或感受到潛藏於平淡之中的某些韻致和心思。這是味之道，也是人之道。一個人的口味，一旦由物質領域轉移到精神領域，由不自覺的

## 掛在客廳的畫

吳念茲



前段時間決定在家中添置一幅西洋畫，幾經思量，最後方才選定了勃魯蓋爾的油畫《通天塔》，先是掛在臥室，遷了新居後又改到客廳，彷彿身為主人的我已準備好向朋友們講講感想。的確，假如它與觀者沒有心靈上的聯繫，沒有共鳴或讀解出的其他寓意，那麼純粹作為擺設而選用的畫大體是一點趣味也沒有。一幅美輪美奐的作品自可為居住環境增色、提供視覺上的享受，可一旦成為內心的投射、顯示一個人的境界或態度，這幅畫才更具情趣和意義。

在詩人海子的客廳，就掛着一幅梵高的油畫《阿爾勒療養院的庭院》，那是梵高畫藝已臻成熟的作品。說起來，海子與梵高確有不少相似之處，我雖不贊同對詩人之死作形而上的過度解讀，但海子其人、其詩均可見走向聖潔的精神道路，根據他的遺書可見沉湎宗教、醉心氣功，此外他死前隨身攜帶的四本書其中就包含《聖經》；他的詩也追求至美至真，有高潔剛強的意志。傾心宗教而悲天憫人，乃至患有精神疾病等與梵高可謂如出一轍。梵高自割耳事件後，就因精神疾病住住了阿爾勒療養院，現時去到實地還會發現畫作與實際景觀沒有太大出入。住院這段時間，梵高完成了以阿爾勒大街小巷為題材的多幅畫作，它們都有寧靜的氛圍和明艷的色彩，不僅我們觀賞起來發覺沁人心脾，梵高自己也認為那是他人生中的最好時光。

我想對海子來說，《阿爾勒療養院的庭院》也是一個可以安放心靈的他鄉，一個從容平靜而綻放着聖潔光



王羲之《蘭亭序》確在老僧辯才手上。王羲之的後人為何至七代之後傳給僧門？又是一樁疑案。有一說法是王羲之第七代子孫出家為僧，其法號為智永，智永出家就帶走了《蘭亭序》。疑案正在其中，王家有家規，為《蘭亭序》定下的規矩是王羲之親定。為何智永能把《蘭亭序》帶入僧門？王羲之家族不乏傳世子孫，若如此，家門允許？家族同意？家規變了？而這位智永和向不但把其七世祖的《蘭亭序》帶進佛門，而且傳出王家，把宅秘傳給了他的佛門弟子辯才。疑案頓生。《蘭亭序》秘傳和尚辯才，辯才視之如命，從不示之於人。天下有人知？子如何知？對《蘭亭序》不知是禍是福？

房玄齡不但是位政治家，亦是一位高

習慣進入自覺的境界，可能一切都會發生變化。

多年前，作家潘向黎在小說《清水白菜》中寫過一道湯清味濃的菜，很神！現在看，那道菜和我所吃的這碗麵，竟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一些美食就是這樣，由於用心太深、意味太重，反而看起來平淡無奇，但卻輕而易舉就跨越了食物的疆域。這樣的事物，總是會讓人由此及彼、由近及遠、由淺入深地想到很多事情，不僅吃過的飯、讀過的書，還有經歷過的人。

像《紅樓夢》裏黛玉那樣的女子，誰會真正地愛上呢？敏感多疑、刁鑽古怪，且不管心裏有多少熱量和情感都要刻意地深藏於心，臉，一貫的那麼冷峻，嘴，又一貫的那麼尖刻，分明是不露溫情、拒絕香艷的一碗「清湯」。然而，一旦有人擁有了去偽存真的能力和智慧，識得了其中之「味」，又怎麼能做到不傾心傾情呢！有了懂得和欣賞，接下來的事情，自不必多說，定然會有一幀令人目迷心醉的風景；定然會有一段百轉千回的傳奇。

由此，我想到那些出家人，一生淡味素食，堅拒一切貪欲，對情的態度更是淡之又淡，提倡平靜、平和，提倡「放下」。但「淡」和「濃」、「無」和「有」從來相生、互應，誰敢說天地、宇宙之間的高人、智者和大靈，真的無「情」？我想，他們並非無情，而是靜水深流，情深而不妄動。一動，就會超越庸常的界限，躍升至悲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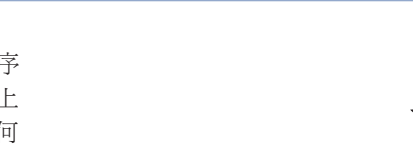
## 自由談

自由談

輝的永恆之境，如西川所說，海子是「生活在遙遠的事物之中」的人。儘管詩人在世時，他的作品不被文壇及詩歌刊物看好，工作談不上順利，且生活拮据又飽受情感世界的打擊，然而恰恰在此情狀之下，《阿爾勒療養院的庭院》對海子來說應是何等深遠的寄託和強大的精神皈依，那種生機對身處逆境的藝術家來說至關重要，我想起海子曾在詩裏寫道，「我的事業，就是要成為太陽的一生」……

《通天塔》則是文藝復興時期布拉班特公國的畫家彼得·勃魯蓋爾所作，現今收藏在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他畫了不少有關鄉間生活和農民形象的作品，不過《通天塔》仍是像過去那樣以宗教故事為背景的。那是一個來自《舊約聖經》的故事，當時所有人還說着同一門語言，大洪水之後人們為了不再被分散，決定建起一座城和一座足以通天的塔，既保障安全又可建立聲名。上帝來了之後意識到他們一旦功成，往後難免為所欲為，於是重新把衆人打散，把語言打亂。停建的塔後來又叫巴別塔，巴別在希伯來語即是混亂之意。

雖不是教徒信衆，可《通天塔》於我仍別有意味。其一，由畫作本身可以見到修塔工程之繁瑣、浩大，俗語說事在人為，縱然人類有無限潛能，如果沒有敬畏，注定一事無成。大至信仰、小到寫文章、品茶都須心存敬畏，否則便容易失了本心、無法享受其中了。其二是提醒自己理解的「不可能」，除了語言、國族、環境的分別，現世尚有諸多紛爭，每個人也有自己的偏見；但就像通天塔一樣，越是難以相互理解越是要致力於人與事物的闡釋和溝通，相比把這些差異絕對化，不同事物的同工異曲、人心之間的匯通不是更令我們激賞、感動嗎？



深的陰謀家。他推薦的蕭翼果然功夫老到。

蕭翼乃南朝梁元帝的曾孫，出身於帝王之門，修養不凡，城府極深，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詩詞歌賦無所不精。蕭翼入畫會稽，每日似閒非閒總要去辯才所在的紹興永欣寺觀看壁畫，有遊人問及，也點撥一二，漸漸引起辯才的注意。無意中交談，辯才感到眼前此書生胸有文章，於壁畫書法至通，遂看茶相待，交談甚深。蕭翼先只談畫，只談壁畫，後漸熟漸深方談字，只談古字。辯才不知其機關，一步步順蕭翼設下的小路前行。有時兩人說到興致深處，辯才都要留蕭翼飲茶吃齋甚至夜宿



於寺。

坦率地說，辯才開始喜歡甚至喜愛這位落魄書生，能讓自幼出家年逾八十的老和尚如此動情，非蕭翼不可。

一夜風雪正緊。辯才與蕭翼讀書論畫正濃，蕭翼論起書法句句有力，字字有功，終於拿出幾份王羲之的真跡請辯才老和尚過目，那正是蕭翼在設計好整個方案後向唐太宗借要的王羲之手跡。辯才細看後稱其確為真跡，但不是王羲之之精品、絕品。蕭翼乘勢而良感頗深：「《蘭亭序》只聞其名，焉能一見？」八十多歲的老僧辯才按捺不住，才從大殿的樑柱上取出王羲之的《蘭亭序》，讓蕭翼一看。至此，



自由談

自由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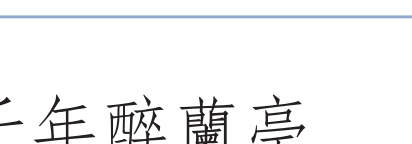
廣東星羅棋布着許多小鎮古村，淳樸精緻古典，值得一走。這一次，若不是阿梅廣交四方面子大，盧先生夫人熱情邀約到鵬城小住一夜，我們都還不知道距深圳僅三十五公里、車程約四十分鐘、位於大鵬半島的大鵬所城，如此美麗，如此驚艷，居然還是深圳的前身。原來，深圳舊稱鵬城。

也許天氣太熱，暑假將盡，餘興早就大減，周末遊客未見得太多。最喜海風陣陣，視野開闊，繁華都會的喧囂和世俗氣一消而去。住進五星級的海舍假日酒店，設備齊全，交足功課，單是睡房外的那個洋台，就將一望無盡的海色全都集聚攏來，美不勝收。

夕陽西下，漫步沙灘，海風如一隻巨人大手將渾身按摩得舒爽涼透，身上悶積亮日的暑氣一點點蒸發開去。遠遠看到海邊沙灘一側立着一棟正方形的三層龐然大廈，頂上一排「鵬城人家海鮮酒家」八個紅色大字赫然映入眼簾，同行的盧先生和阿梅異口同聲地說，這酒家差不多是這兒的餐飲業地標了，也是一抹不容易書寫成功的奇跡。我口中情不自禁地多次唸叨那八個字的酒家名稱，只是覺得多了什麼又少了什麼？原來名稱裏出現兩個「家」字，似乎有點累贅。心想刪減一個家字又如何？改成「坊」，即「鵬城人家海鮮坊」。不過這個看法我不敢貿然提出，畢竟人家在這兒打拚十五年，生意早就紅火，做得風生水起，可見酒家名字起得也沒有什麼不對。

遠遠就看到練老闊的背影在酒家裏外忙碌，身上的衣褶雖然不是太時髦，親力親為的姿態是一種美，決不是預演或做作給誰看，偶然的發現很是惹起我們的好感。為了表示我們的敬意，我帶了幾本書給她，我們夫婦與她也合影留念。

當晚練老闊熱情地為我們洗塵擺宴表示歡迎。二樓的窗外是夜幕下的大鵬海灣，帶熱氣的夜風微微拂送過來；室內絲絲冷氣使高溫漸降，主人家卻是熱情如火。熱辣辣新鮮出爐的老婆餅和多種迷你精緻甜點乃「本酒家出品」，切塊排着隊陣上招待客，更有鬆軟酥脆醃蘿蔔作為序曲走進肚腹啓開大家的胃口大門。練老闊雖屬職業女性，但不失小鎮和農村純樸本性，陪我們晚餐，不斷舉杯歡迎大家，也不時離座為酒家百務忙碌開去，看她凡事躬親，忙得一頭煙，一個女性獨撐酒家一片天下，扮演美食戰場一女大將的角色，不



自由談

自由談

事隔數百年，《蘭亭序》始在世露面。待辯才和尚外出之機，蕭翼才盜走《蘭亭序》。雖然官府給永欣寺無數錢糧捐獻，但辯才一氣之下絕食而去，也有說觸柱而死。從此《蘭亭序》進入皇宮，被唐太宗視為國寶。

唐太宗似有遠見，召天下臨摹高手臨《蘭亭序》，現世上傳之五大唐摹本，皆因李世民之遠見，否則今人恐難見《蘭亭序》。

從唐太宗命人模仿了王羲之作《蘭亭序》就可以斷定，李世民已打定主意生要觀賞《蘭亭序》，死要《蘭亭序》作陪。唐之五大摹本之《虞本》為唐代大書法家

## 賈式江湖

王 樂

說到江湖，香港的武俠小說大約是鼻祖，李安的《卧虎藏龍》應該是經典，但人才輩出的電影圈，又怎會只有一種江湖

的模樣？

賈樟柯的《江湖兒女》如期上映了，我從沒想過，賈式江湖會是這般模樣。

印象中，上次在影院裏看到的江湖，還是徐克的《龍門飛甲》，他的江湖無疑是快意瀟灑的——撲朔迷離，刀光劍影，愛恨情仇皆分明。無論是早年的《笑傲江湖》，還是《黃飛鴻》，或是這兩年的《智取威虎山》、《狄仁傑》系列，無一不讓人深感江湖之豪邁，那些生死之別，兒女情長不過是一壺濁酒，飲得暢快，也就忘得暢快，悟得徹底。可我清楚地知道，徐克的江湖是個夢，一個讓人永遠也不想醒來的夢。

截然相反的，賈樟柯的江湖是平靜而沉重的，現實的殘暴就如同歲月流逝，光陰荏

## 自由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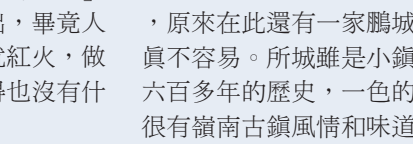
自由談

自由談

禁大為欽佩。酒家開張於二〇〇三年，迄今已十五年光景。從小規模做到能容納八百賓客、屬下員工多達一百零八人的大酒家，十五年歲月真不尋常！外柔內剛的練老闊一臉笑容，看不到果的留痕，細眯的眼睛書寫的大半是快樂和自豪。正如在座的盧先生夫婦，一直堅守在深圳工商業戰線，見證了深圳三十八年的風雲際會，談吐間無不洋溢着深圳人的自豪感。

以為大鵬不過是一處海濱小鎮，無甚文化和歷史底蘊；次晨一早就畫上這次度假的句號。原來好戲還在後頭，盧先生自薦做導遊，說還有重要節目，早餐後就帶我們遊覽大鵬所城。練老闊早餐也來視察屬下服務員招呼得好不好，還跟我們講述所城賴恩爵將軍和瀾杉的傳說故事。

盧先生帶路，從較場尾海濱路的大酒家出發，只是百來米遠，就到了鵬城社區，原來在此還有一家鵬城酒家的小分店，真不容易。所城雖是小鎮格局，但已經有六百多年的歷史，一色的灰瓦飛簷建築，很有嶺南古鎮風情和味道，小街不寬，僅容兩三人擦身而過，小店舖大都是仿古包裝和設計，迷你而舒雅，賣玩具、服裝、明信片、油紙傘……應有盡有。小街上空用網罩住，雖無法擋雨，多少卻可以減弱烈陽的熱浪。走到盡頭見有矮小城牆，滿目滄桑感，一身青苔綠，春意深深。兩位仿清兵卒站在牆下等候遊客合影打賞。阿梅好玩，拍了幾款，最後一款是讓阿梅持矛刺中兵卒胸膛，成全和滿足阿梅做巾幗英雄的願望。盧先生是識途老馬，一路帶領，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走出古街，天地開闊，藍天烈陽，青草萋萋，走下石階梯，竟然是一休憩好去處。樹木濃蔭底下，有些小型博物館和小賣部參雜並列在特色排屋中，門口有一小販在兜售簡易玩具。我們看到一隻上發條的鋅製小青蛙，一跳一躍的，好有趣，攤主介紹說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玩具，那有一甲子子了，我們想到了小孫女，沒有猶豫也



自由談

自由談

自由談

沒有講價，以十元買下來，即使孫女不愛，我們留下一個半世紀前的小古董也不錯。

艷陽高照，汗流浹背，阻擋不住盧先生的熱情，務必要讓我們多了解大鵬所城，繼續前行。不久就到了賴恩爵大將軍府第。其建築都以灰磚和大理石、木頭為主，廳堂房、兩側廊道都具一定規模，更重要的是賴氏家族，三代共走出了五位大將軍，為社稷立下赫赫戰功！當然最輝煌的一戰發生在一八三九年，賴恩爵將軍率領營水師官兵迎擊來犯英兵，取得九龍海戰的輝煌勝利。這海戰，不但成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而且也是鴉片戰爭的重要序幕。我們還參觀了五金的演變展示和各種「匠」的舊日形影，明白了什麼是「匠」的精神，收穫頗豐。

臨別鵬城，我們又到酒家小歇，邊吃豆腐花邊喝茶邊閒聊，我們感激盧先生的精彩安排和盡責導遊，感謝練老闊的盛待；滿肚頻密節目和浪漫瀟灑的阿梅要我們多留一夜，盡興而歸；然我們俗務纏身哪裏能痛快放鬆？席間，練老闊攜酒家自家製造的鵬城特產（老婆餅、醃蘿蔔）略表心意。突然我們看到枱面一個紙提袋圖案和酒家牆上一張海報圖案一模一樣，上面一位做代言人的模特兒，穿上旗袍拍攝到上半身，模樣酷似練老闊，一問證實無誤。於是跟她開玩笑道：「這該送我們的紙提袋，你偏偏不送。這個提袋與衆不同：老闊自己擔任模特兒，省了高價請別人的費用。當然你也具備有這樣的條件！你好會籌算，生意怎能不成功？！」在大家哈哈笑中練老闊送來一個有她半身像的手提紙袋。

回程已是午後。想想居住香港四十幾年的我們，一直知道的只是商廈林立的深圳城區，以為深圳只是節奏快、銅臭濃的城市，如今見識了其幾乎已經被許多人遺忘的前身——大鵬所城，也可說收穫超預算，不枉此行來了！

白頭翁

事隔數百年，《蘭亭序》始在世露面。待辯才和尚外出之機，蕭翼才盜走《蘭亭序》。雖然官府給永欣寺無數錢糧捐獻，但辯才一氣之下絕食而去，也有說觸柱而死。從此《蘭亭序》進入皇宮，被唐太宗視為國寶。

唐太宗似有遠見，召天下臨摹高手臨《蘭亭序》，現世上傳之五大唐摹本，皆因李世民之遠見，否則今人恐難見《蘭亭序》。

從唐太宗命人模仿了王羲之作《蘭亭序》就可以斷定，李世民已打定主意生要觀賞《蘭亭序》，死要《蘭亭序》作陪。唐之五大摹本之《虞本》為唐代大書法家

唐之五大摹本之《虞本》為唐代大書法家



自由談

自由談

自由談

對比之下，徐克的江湖是一個夢，賈樟柯的江湖是一個複雜且難解，卻又不得不坦然、真誠去面對的一段情。我嚮往徐克的江湖，卻困在了賈樟柯的江湖裏。我嚮往「令狐冲」、「黃飛鴻」、「狄仁傑」式的英雄豪傑，可我卻始終只是「斌哥」、「小武」、「巧巧」、「韓三明」、「大海」類的平凡之輩。我不能對酒當歌，仗劍天涯，我只能走出「皇冠」車，傲然地朝天咆哮……

不談徐克，不談江湖，單純聊聊《江湖兒女》這部電影的話，不得不說賈樟柯是真的喜歡長鏡頭，雖然會讓人有點觀影疲倦，但無法否認這是導演的一種態度，一種情懷，也是對演員的一種高要求。這個山西人，

## 自由談

自由談

自由談

▲遠離鬧市的大鵬所城、較場尾值得一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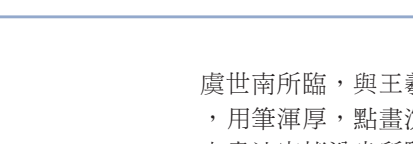
資料圖片

沒有講價，以十元買下來，即使孫女不愛，我們留下一個半世紀前的小古董也不錯。

艷陽高照，汗流浹背，阻擋不住盧先生的熱情，務必要讓我們多了解大鵬所城，繼續前行。不久就到了賴恩爵大將軍府第。其建築都以灰磚和大理石、木頭為主，廳堂房、兩側廊道都具一定規模，更重要的是賴氏家族，三代共走出了五位大將軍，為社稷立下赫赫戰功！當然最輝煌的一戰發生在一八三九年，賴恩爵將軍率領營水師官兵迎擊來犯英兵，取得九龍海戰的輝煌勝利。這海戰，不但成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而且也是鴉片戰爭的重要序幕。我們還參觀了五金的演變展示和各種「匠」的舊日形影，明白了什麼是「匠」的精神，收穫頗豐。

臨別鵬城，我們又到酒家小歇，邊吃豆腐花邊喝茶邊閒聊，我們感激盧先生的精彩安排和盡責導遊，感謝練老闊的盛待；滿肚頻密節目和浪漫瀟灑的阿梅要我們多留一夜，盡興而歸；然我們俗務纏身哪裏能痛快放鬆？席間，練老闊攜酒家自家製造的鵬城特產（老婆餅、醃蘿蔔）略表心意。突然我們看到枱面一個紙提袋圖案和酒家牆上一張海報圖案一模一樣，上面一位做代言人的模特兒，穿上旗袍拍攝到上半身，模樣酷似練老闊，一問證實無誤。於是跟她開玩笑道：「這該送我們的紙提袋，你偏偏不送。這個提袋與衆不同：老闊自己擔任模特兒，省了高價請別人的費用。當然你也具備有這樣的條件！你好會籌算，生意怎能不成功？！」在大家哈哈笑中練老闊送來一個有她半身像的手提紙袋。

回程已是午後。想想居住香港四十幾年的我們，一直知道的只是商廈林立的深圳城區，以為深圳只是節奏快、銅臭濃的城市，如今見識了其幾乎已經被許多人遺忘的前身——大鵬所城，也可說收穫超預算，不枉此行來了！



自由談

自由談

虞世南所臨，與王羲之書法意韻極為接近，用筆渾厚，點畫沉澀。《褚本》為唐代大書法家褚遂良所臨，筆力輕健，點畫溫潤，脈脈流暢，深得蘭亭神韻。還有《董綱本》、《定武本》、《馮本》，其中《馮本》乃唐太宗時內府秘書官馮承素號金印所臨。據說最接近蘭亭真跡。後世印刷出版和我們見到的皆《馮本》，因其卷首有唐中宗李顯神龍號小印，故也稱《神龍本》。

真本《蘭亭序》已隨唐太宗去矣，至今已滿一千三百六十年矣。

多少人在想念《蘭亭序》，多少人在猜測《蘭亭序》，多少人在研究《蘭亭序》，多少人在期待一睹《蘭亭序》。

王羲之讓《蘭亭序》醉倒多少人？王羲之讓蘭亭足足醉了千年有餘。

王羲之千年不倒，又醉倒千年……

（下）